

MediamenteFalso

Instagram 的人工“智能”依据帖子里所含的符号加以区别对待；最近，一条展示我一幅画作的帖子就遭遇了这件事。

此事的悖谬在于：那条被遮蔽（被审查）的帖子，本意正是要人们去思考媒体在晚近历史中的角色，思考它们为权力而操纵真相的能力。

这幅作品画的是东映的超级马力欧，戴着一顶纳粹军帽，用油彩画在1945年4月13日《晚邮报》的一张原版报纸上。

在那个历史时刻，意大利已向盟军投降两年，可我们最主要的日报却打出这样的标题：“钢铁般的意志，战斗到胜利”，旁边配着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伏在地图上筹划军事行动的照片。

那一版的文章讲述的是一种夸张到荒诞的现实：其中理所当然地认定，法西斯将与德国盟友一道，很快赢下意大利与殖民地的战争。

在那部设定于与我们平行之现实的优秀剧集《高堡奇人》（大卫·塞梅尔执导，Amazon Prime Video）里，轴心国赢了战争，德国与日本瓜分了世界；而在整整40集里，意大利法西斯一次也没被提到。四五年《晚邮报》的那个标题，八十年后连一部反乌托邦虚构作品里都找不到落脚处。

在现实中，1945年4月13日，德国人正在斯大林的军队面前丢掉维也纳；十二天后，意大利将被美国人解放；十五天后，墨索里尼将被游击队处决。

《晚邮报》的主编埃尔曼诺·阿米库奇，在那些日子里选择了操纵现实，因为权力还握在纳粹（他们占领了米兰）和意大利社会共和国的法西斯手里。

今天甚至比四五年更甚：推动其他一切权力的，唯有经济权力。正因如此，互联网不再是我们在千禧年之初参与建造的那个言论自由、信息自由流通之地：经济的克拉肯攫取了我们的玩具，把它变成了一台赚钱机器。

Instagram 和别的社交网络也不例外：它们并不是用来相识、分享或交流的，而是用来造出一个市场。

在这样的语境里，审查由匿名的人工“智能”执行，目的是促进交易，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价值的创造。

它试图尽可能减少有争议的材料、歧视、另类信息、暴力等等，好造出一个尽可能具包容性的空间，让人能在完全的信任与安全中买卖；于是文化与艺术也理应向这道律令低头。

娱乐更好卖，谈些无关紧要的琐事更好卖，把叙述的门槛保持在人人都懂的高度更好卖；因此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帖子，讲的都是啼笑皆非的事故、诱人的女性，当然还有手指一点就能买下的商品。

在意大利七十年代出生的人，比如写这段话的人，会记得我们所目睹的种种糟粕之中，有私营电视台的诞生：在那里，愚蠢、琐事和硕大的胸脯第一次成了多数节目的主导题材。这些题材带来的广告收入实在太好，以至于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不得不向现实低头——好到今天两家电视台之间除了收视费之外已毫无区别。

可以说，贝卢斯科尼是第一个明白这件事的人，因此从企业家的角度看是最好的，随之也是

最富的，后来还是得票最多的。

意大利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主席，一度被视为将来的共和国总统——只可惜他没能意识到：选民崇拜琐事和硕大的胸脯，容得下妓女，却不原谅嫖客。

在昨天和前天的报纸里，可以找到过去所看见、所期望的未来，以及在未来里从未实现的过去；谎言被奉为参照系统，为了说服与煽动而撒谎，而首先是战争——这八十年和平之中唯一的常量。

历史一向由胜利者书写，由政治与军事的权力书写。

今天，过去、历史、当下以及关于未来的观念，都由技术与媒体那种蒙骗现实、取悦讯息接收者之自尊的权力所书写——直到把他们带到相信：他们所观看的那个现实的替代品，就是现实本身。

对替代品的求助，在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越来越普遍，而多数人把它体验为创新的、生态的、解放的、健康的、改良的、安全的。

宠物、机器人、硅胶娃娃被用作子女、丈夫、妻子、情人和孙辈的替代品；整形外科被用来生产替代性的身体与性别身份；色情与安全性行为让性行为本身也可以被替代；合成食品、素食、营养棒、能在任何领域提升表现的药物——人类自身，就是自身的替代品。

在我们存在中最私密、最根本的空间里，被推销的是那些试图把我们从真实生活中带走的产品、观念与行为，把我们带向一种虚构的、虚拟的、合成的生活；在那里，内在的经验被社会对我们所持的那个被蒙骗的形象所取代。

一句无限重复的谎言不会变成真的，但它使蒙骗成为一种社会上可以接受的做法；对“真”的感觉，消失在这样一种意识之后：任何真理都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含有蒙骗。

在这种语境里，最能干、最慷慨的人可能显得美好得不像真的；最卑劣的人可能因编造的真相而显得被封了圣。

当我们接受把定义真理的权力交给技术与媒体系统时，我们也就接受了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漩涡里——那些信息被生产出来，是为了支撑这一个而非那一个蒙骗。

新冠病毒引发的大混乱，让一种替代性的、戴着面具的生活体验显得更加可取：在其中我们寻求群体的认可，而不必与具体的个人相遇。

书写我们这个时代历史的，仍将是一场由谎言构成的战争的胜利者；但我们已抵达的技术能力，将让我们造出前所未见规模的蒙骗。

我们对自己撒谎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当场抓住自己；替代的生活正在吞噬真实的生活。

我的大脑里存着数量惊人的图像，或有用或无用地堆放着，总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刻蹦出来；它们是视觉的笔记，为了填饱我认识事物的渴望而徒劳地归档。这些图像是变了形的，被时间磨损的，在后来发生的事情的光照下被重看、被重估的，被拆散的，从上下文里孤立出来的，被生活带来的、不可避免的失忆所扭曲的，被记忆里那些神话般的小骆驼永不停歇的劫掠所扭曲的。有我生活里的图像，有电影与电视节目的，音乐录影带的，展览与博物馆的，广告片的，人类那些偶像的，书本与故事的，直到我梦里的图像。

那些不和谐的元素，在绘画的果实里重新找回了它们视觉的与观念的、色彩的与形式的、滑稽的、宇宙的、超现实的和弦。

人物与风景，室内与空间，属于一集庞大的跨界剧集，生自我的“volupté de voir”，生自

我在自己大脑的密室里的漫步——像一个漫游者，走在阿西莫夫那趟奇幻旅程的内部。

通过这场寻找的游戏，视觉引用的拼贴成为一种持续的智性升华，充满了对图像与符号之偶像价值的思辨；它们彼此作用，织成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既离不开图像本身天然的位置，又忍不住要划出新的

叙述与新的意义路径。由自己和他人想象出来的图像的万花筒，在一面变形的镜子里映出我们所见之物、我们自以为所见之物、以及隔了时间之后所见之物的图像——在看—试验—掂量—重新发明—再看的无尽循环里。我们用见过和经历过的东西去创造，无尽地重造那个我们想象自己愿意栖居的世界。

Luca Motolese

motolese.com — 原文为意大利文